



## 石匠

□徐崇仁

子滑了个角，震得我虎口发麻，手心火辣辣地疼。师父骂道：“笨蛋！镊子要握稳，眼睛要盯准，力气要使匀！”

打大锤的时候，得喊号子。“嘿哟——嘿！”师兄抡锤时喊一声，我跟着应一声，号子声震得山摇地动，既能攒气力，又能让配合默契。抡大锤是个体力活，三十来斤的锤子举过头顶，砸下去再收回来，没半个小时就浑身冒汗，胳膊像灌了铅。我们轮流上阵，一人砸十几下就换班，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淌，滴在石头上，“嗞”的一声就没了影。

眼子打够了，师父就让我们往眼里塞进铁楔，再用大锤依次敲打。“咚！咚！咚！”大锤砸在铁楔上，沉闷的声响在山谷里回荡。我第一次抡大锤时，憋得脸红脖子粗，锤子举到一半就晃悠，砸下去没中铁楔，反而砸在了岩石上，震得我腿都软了。师父没骂我，只是接过大锤，示范着说：“腰要沉，腿要稳，力气从腰里发，不是光靠胳膊。”

练了半个月，我才勉强能稳稳抡起大锤。山石坚硬，一锤一锤敲下去，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老茧。后来老茧破了，结了痂，再磨厚，层层叠叠，像石头的纹路。

经过十几天的敲打，连片的巨石终于被劈开，成了一块块三五厘米宽的长条石，这就是连二石。把连二石从山里运出去，又是一番苦活。我们用木杠撬，用绳索捆，几个人喊着号子一起使劲，一步步把沉重的石头挪到山下。肩膀被木杠压得通红，勒出深深的印子，可看着那些规整的连二石，师父脸上露出了笑容：“这石头，能撑起一栋房，结实！”

除了打连二石，石匠还得修石院坝、砌堡坎、刻碑牌。修堡坎要选平整的石头，一块一块垒起来，缝要对齐，还要用碎石填实，不然经不住雨水冲刷。刻碑牌是技术活，师父是掌墨师，先在石头上画好图案，再用细镊子一点点雕刻。我脑子

笨，学不会雕刻人物肖像，只能打打下手，给师父递工具、磨镊子。师父刻碑时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手里的镊子像有了灵性，一刀一刀下去，字迹、花纹就慢慢显现出来，遒劲有力。他说：“刻碑是给先人立传，半点马虎不得，每一刀都要用心。”

那几年，村里盖房的人家多，我们的活计也多。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背着工具进山，天黑了才回来，浑身沾满石粉和汗水，粗布褂子上全是破洞，脸上也灰蒙蒙的，只有眼睛透着光。虽然苦，但每次看到主家的新房盖起来，用的是我们打的连二石，砌的是我们垒的堡坎，心里就暖暖的。有一次，东家盖好房，给我们送来了腊肉和米酒，说：“张师傅，你们的手艺好，这房子根基稳，住着踏实！”师父笑着拍我的肩膀：“你看，力气没白费吧。”

可没过几年，钢筋水泥开始推广开来。人们盖房再也不用连二石了，砌墙用的是水泥砖，又快又省事，开山采石的活计越来越少。师父带着我们去修塘库、砌堡坎，可这样的活计也不多了。以前一起学手艺的师兄弟，有的外出打工，有的改了行，只剩下我们几个人还在坚持。

如今，村里的石匠已经凤毛麟角。师父年纪大了，抡不动大锤了，就坐在家，看着那些磨得发亮的工具发呆。我接过师父的镊子和大锤，偶尔有村里老人要修老房子、刻碑牌，会来找我。我还是像以前一样，带着工具进山，喊着号子，一锤一锤地敲打石头。

我依旧五大三粗，脑子还是不灵光，但我靠着打石头的手艺，娶了媳妇，盖了房，真正做到了自食其力。手上的老茧越来越厚，工具换了一批又一批，可那“叮当”的镊子声、震山的号子声，还有石头的冰凉触感，早已刻进了我的骨子里。
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## 架上，葡萄熟了

(外一首)

□李锡琴

架上，葡萄熟了  
让我想起蜗牛

我就是那只  
自葡萄树发芽那天起  
就梦想着吃葡萄  
进而被童谣宠溺的  
那只最有理想的蜗牛

架下，人来人往  
或嫌我爬得太慢  
或怜我命定如此  
只有麻雀  
站在顶端扯着嗓门  
为我唱励志的歌  
一首接着一首

其实，我向上爬着  
葡萄也在生长着  
我每向上一步  
离葡萄成熟就近一步  
我每前进一步  
都会在路径上留下体液  
那是我的生命印迹  
且行且欢歌

我终于爬上来了  
恰好，葡萄正好也成熟了  
葡萄，你一直在等着我吗

## 家住长江边

江对岸，夕阳正好  
明天的夕阳  
或许更美或许没有  
天气预报未必有准说  
江水倒是天天有  
却自古迄今不曾解过风情  
日日流经我的窗外  
却从不曾为我回眸  
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  
全然不顾我的哀怨  
它要赶去迎合谁的秋波

有朋自北方来  
站在我的窗前  
长江打他眼前流过  
惊叹进而化为艳美  
不禁向江心伸出双手  
他说，掬一捧江水  
比我给他的那杯茶水  
更值得他品味  
此刻，夕阳正好  
半江瑟瑟半江红

我衷心感谢北方来客  
胜过他北归时感谢我  
他的伸手之掬饱含启迪  
有江为伴，此生幸甚  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## 看雪的老人

□吴定伦

你与大山共白头  
哪知道  
他是在祭奠春天的姹紫嫣红  
夏天的绿荫葱茏  
还有秋天的累累硕果

而你  
不堪回首的是少年的懵懂  
青年的英姿飒爽  
还有中年的挥斥方遒

春风再来的时候  
山顶的白雪注定会消融  
而你  
头顶的白雪不会融化  
只有一丝寒风  
一直吹进你的心头  
(作者系重庆市石柱县作协会员)

## 故乡的笛音

□章权

很多时候想起故乡，就会想起那里的笛音。那声音清脆悦耳，余音袅袅，催人奋进。

我的故乡在重庆忠县一个偏远的小山村，整个村子两山夹一河，有点像《林海雪原》里的夹皮沟，方圆二三十里找不出一处二百平方米的平地，人们就居住在小河两岸的山坡上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村里大多数人还没见过汽车和电灯，能给大家带来的文化娱乐，除了早晚收听公社广播站按时播放的固定节目外，就是时常在村里响起的笛声了。

那位吹笛子的年轻人，名叫黄道顺，在家里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三，长辈们叫他“三娃子”，像我这样的小孩就叫他“三哥”。

三哥读初中时就会吹笛子，不知是跟谁学的，周围十里八乡的人，包括公社完小受过音乐教育的专业老师都说他的笛子吹得好，有的曲子甚至传神。在那靠集体劳动挣工分吃饭的年代，三哥初中毕业后就回家跟父母干农活挣工分，每天参加生产劳动，疲倦了就吹笛子散散心。

他的笛子可是宝贝，随时小心翼翼，生怕丢失和损坏。有一次，我听完一曲说：“三哥，把你的笛子给我看看行不？”他随手递过来，可能是过于激动吧，我把笛子掉在石地板上，发出了“叮叮咚咚”的几声脆响。他心痛极了，一向对我温言细语的三哥这下生气了，“你是怎么搞的，摔坏了我去哪里买？”

他从地上捡起笛子，仔细看了看说：“还好，没摔坏。”

见我一脸愧疚和极不自在的样子，他说：“我给你吹一曲电影《青松岭》里的插曲。”说完就吹了起来。那声音变幻莫测：激越高亢处，电闪雷鸣，好似火焰喷

射；婉转嘹亮时，热情欢快，形若高山流水。笛声飞进了我的心窝，我的许多冥思遐想，伴着那醉人的旋律飞向了远方。

一个秋日的夜晚，月光如镜，繁星闪烁，整个山村显得特别恬静而又温馨。生产队在一个院坝召开社员大会，散会时，老队长站在人群中突然说道：“这段时间大家为国家交公粮很光荣，也很苦很累，我们欢迎三娃子吹笛子，让大家轻松轻松。”

三哥面带微笑，信步走到人群中央，取出笛子，吹起了那首经典名曲《扬鞭催马运粮忙》，婉转悠扬的笛音里，马蹄声声，车轮滚滚，让人仿佛看到了一队喜获丰收的农民，兴高采烈地赶着马车，迎着一轮喷薄而出的朝阳，奔赴在交公粮的大道上。那些意气风发的大伯大妈、大哥大嫂手扬长鞭，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喜悦和无比的自豪……

一曲刚完，一位长者大声说道：“三娃子，再来一曲！”

三哥不能推辞，又吹起了那首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》。

“太好听了！”“太神奇了！”三哥又一次赢得经久不息的掌声。

有一年，村里成立文艺宣传队，村党支部书记点名要三哥参加，任务是与另两位会拉二胡的民办教师组成乐队伴奏。在那半年时间，三哥白天参加集体生产劳动，晚上参加文艺节目排练和到各生产队义务演出。

三哥活泼开朗，无论多忙、多累，每天都要吹奏几曲，村里的人都能听到他的笛声。很多时候，正在劳作的人们听到笛声，就会感到格外轻松、格外精神、格外兴奋，一身的疲惫就在瞬间消逝。

三哥曾对我说：“如果你想学吹笛子，我教你基本的，然后自己去练习。”我苦于

没天赋，担心学不会，遗憾地摇了摇头。

1988年夏天，随着打工热的兴起，很多贫困山区农民怀揣着梦想，踏上了南下的旅途，汇入了浩浩荡荡的打工人流中。正在师范专科学校读书的我暑期回家，有天见到了三哥，他对我说：“我要离开家乡了，可能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打工。”说这话时，他显出了一脸的不舍与无奈。

从那之后，我就再没见到三哥了，也再没听到他的笛声了。

前些日子，一位从外地回来的儿时朋友告诉我，三哥与他们一起在浙江绍兴打工，过得很开心，有时也吹笛子。

听了这话，一股暖流浸透在我的身上，那个风华正茂、朝气蓬勃的三哥浮现在了我的眼前。我也期盼着，他那支曾经带给我无限美好、无比欢乐的短笛，奏出更新更美的天籁之音，从烟波浩淼的江南水乡越过奔流不息的长江，越过神奇壮观的巴山渝水，响彻在故乡的大地，回荡在故乡的天空。那是我心中最美的声音，也是故乡永远不会遗忘、也永远不会消逝的笛音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